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七

元　程端學　撰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

不書月日闕文也貫道王氏曰比年朝正事齊如事君使移此事周君子猶為過六年一朝之制也曾謂朝正於齊可為禮乎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我歸魯也内辭耳不言來者既曰歸我而復曰來則其文複矣故但言歸我而不言來皆無他義濟西田即元年賂齊者左氏曰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獻可杜氏曰天子所封之地而諸侯取之歸之皆專恣也○康侯胡氏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又每歲往朝于齊廷

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恱其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以柔弱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恱人之柔巽卑屈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己巳齊侯元卒

書此為崔氏出奔及公如齊歸父葬惠公起文也義

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曰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譏世卿也義又見隱三年尹氏卒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木訥趙氏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矣孫氏曰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卒譏天子大夫書崔氏奔譏諸侯大夫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奔喪高氏曰齊侯卒而奔其喪是以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五月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高氏曰徵舒者夏姬之子也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康侯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洩冶不憚盡言正諫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觀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胡氏曰書夏徵舒弑其君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曰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

大咎國必亡已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前年伐滕之喪今又伐之強陵弱衆暴寡也無王甚矣義又見桓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滕之小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才免晉楚之虐曷不以己處晉楚之心為心乎康侯胡氏

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弑逆不能聲辠致討乃用大衆以伐當恤之小邦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襄仲之子子家歸父也張氏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强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此與存耕趙氏曰三月而葬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邦衡胡氏曰先書公如齊見公不奔天王之喪

而奔齊之喪此書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見公不會天王之葬而會齊之葬無王甚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存耕趙氏曰前此楚伐鄭晉救之使晉能庇鄭鄭何至與楚平哉兵不足以制楚德不足以服鄭彼此交戰鄭何辜焉晉於是不可以伯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陳有弒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葉氏曰王季子王之季子也高氏曰天王不推至公選賢與能而使幼稚之子居大夫之任以交政於諸侯是示天下以私也貫道王氏曰周於魯有君臣之分魯宣篡立嘗討朝齊者五聘齊者六於周則使蔑聘之周公之制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既不能行九伐之法乃汲汲焉有季子之報是周以列國自處惟恐有失名分既夷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音亦公羊作蘱

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夾漈鄭氏曰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也黄氏曰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未詳是否義見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康侯胡氏曰用貴卿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辠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之時陳有弒君之亂曾不是圖有事於邾不亦傎乎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之可以免討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黄氏曰不特

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自結於齊耳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曰國武子來報聘東萊呂氏曰頃公未踰年而不稱子邦衡胡氏曰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昏好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饑

葉氏曰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嗛二穀不登曰饑三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

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為教民之道二穀不登而饑其為民者病矣何以於冬焉書五穀畢登之時也公羊曰以重書也○劉氏曰曷為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張氏曰王政以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書饑者著宣公煩於外事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

流貫誼論蓄積皆明於為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愚案春秋凡書饑者四大饑者一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亦一饑也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木訥趙氏曰鄭一身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不幸而處晉楚之閒不能自立也東萊呂氏曰自宣四年以後晉楚爭欲服鄭鄭遂南北屬此可見晉鄭兩國盛衰

鄭用子良之言兩屬晉楚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子産所謂玉帛以待於二境惟其強者從之與此一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穀梁作夷

楚子序於陳鄭之上者陳鄭屈服楚子主盟也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張氏曰即淮寧府西華縣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

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

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存耕趙氏曰楚㳺

伐鄭鄭之從楚猶可言也師不至陳陳亦受盟先聲

震也楚自是遂伯矣有辰陵之盟而有邲之戰有邲

之戰而後有蜀之會盟是變端之大者矣春秋所謹

也高氏曰所以閔中國之衰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

蔡師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高氏曰自四年公及齊侯平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齊魯同討之夫辰陵之盟中國所冝震也而齊方務窮兵於莒黄氏曰此又見歸父之横而附齊之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切函音涵

會者往會之也杜氏曰欑函狄地左氏曰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

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木訥趙氏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欑
函內失陳鄭而外求狄狄得狄何益於晉國哉義又見
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康侯胡氏曰春秋正法親內
而逖外以遠亂也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
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
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不亦傎乎直書其事而義自
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羊作甯

先書楚人而後書楚子者楚子先使兵殺徵舒而後楚子入陳紀實事也書丁亥之日可見也左氏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弒其君其辠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
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
有辠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辠
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懐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愚案此傳與經少不合未詳

信否康侯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辠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愚謂陳有弑君之賊天子諸侯與陳之臣子不能討而楚莊討之據跡而觀人情所許也然視其所以者當觀其所由楚莊之殺徵舒似義而其心

之所由來者非義經書楚殺徵舒於前書入陳納寧儀行父於後蓋不待察其微而其心之所由來者顯矣說者謂楚得竊義舉以逞志可謂善誅心矣夫中國不自正而楚人假之以逞志君子能不傷乎○黄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案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是以盜賊之行紿而取之也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徵舒之辠重以情則公孫寧儀

行父之辠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如是乎善乎張氏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入陳愚因張氏之説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為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討賊過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黄氏曰靈公昏淫見弑今二十有二月而葬蓋其同為淫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楚而葬之前此國

人不葬也愚謂諸侯五月而葬陳靈淫亂不得其死三年始克葬又得惡謚焉春秋直書其事為後世大戒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子圍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陳鄭之始即楚人是乃召楚人以自伐國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扶必切音搋

杜氏曰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左氏曰晉師救鄭愚謂晉之救鄭意則善矣使晉景上告天子下帥列國親伐楚以救鄭雖敗於楚未失義也今書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則是林父主乎此戰也以大夫專兵主戰而敗其軍於蠻夷中外之勢自此倒置則晉景之任林父林父之專兵輕敵其辠大矣彼楚人之横何足責哉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張氏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

乃欲恃力以爭鄭則知晉之所以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見莊十六年杜氏曰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

張氏曰地譜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程子曰晉為

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愚謂諸侯同盟巳得

皐於天子況大夫同盟僭孰甚焉大夫同盟自此始

且盟不旋踵宋伐陳而衛救之楚伐宋而三國不恤

則僭禮之盟無益也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康侯胡氏曰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

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

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

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若衛叛盟則惡自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莒公羊作衛

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楚子伐宋

黄氏曰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貫道王氏曰前此楚侵之今又伐之繼又圍之晉不一動心焉宋雖為晉而晉則莫宋庇也則終於為平而已愚案清丘之盟不足恃也如此

秋螽公羊作蝝

義見桓五年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夏五月曹伯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伐鄭

左氏曰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康侯胡氏曰比事而觀知其為報怨復讐之兵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氏曰鄭之從楚畏楚而叛晉也晉景不能攘楚而區區伐鄭是中國自相殘賊而楚人愈得志矣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木訥趙氏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

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所以必服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康侯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以伐陳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若楚人之圍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義見莊十四年單伯會諸侯于鄄○夾漈鄭氏曰公
子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
侯明年會楚子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康侯胡氏曰楚圍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外寇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當時列國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愚案此與僖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公會盟于宋同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二國稱人者各以大夫為平而君不相見也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

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愚謂宋先代之後國雖小中夏之望也諸侯之門戶也楚圍三時諸侯莫敢救

者宋勢殫力竭而與之平則楚人横而中夏衰也甚矣○案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内晉擊其外一舉而伯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而有蜀之盟也惜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稱師用大衆也杜氏曰潞赤狄之别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葉氏曰赤狄狄之總名也其别為潞氏及甲氏留吁見於經者自三種各以其别言之故皆冠

以赤狄張氏曰潞氏即潞州潞城縣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辠焉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辠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辠曰將待後

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未詳信否孫氏曰豐舒弑逆晉人討正之可也滅則甚矣莘老孫氏曰潞氏之辠在可滅而晉專滅之猶無王也潞氏之辠在不可滅而晉滅之則晉亦狄也愚謂況虜其君以歸乎

○啖氏曰凡滅國直書滅臯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也若自致滅亡之道則異其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臯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貫道王氏曰楚𣏌莫撲誘之天授狄無晉虞而兼其土是養一指而失肩背也

秦人伐晉

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案僖

三十三年殽之戰迄今三十餘年晉秦凡十一戰其始也二國背義以徼利僥倖以求功其終也惟報復是務忘其自責之心上干王法下毒生民財窮力耗然後已易曰作事謀始不其然乎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札則八切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趙氏曰王氏札子字也食采於王城而因以為氏者也前說近是毛伯見文元年召伯見文五年孫氏曰生殺

之柄天子所恃非天子不專殺王札子人臣也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邦衡胡氏曰天子在上而子弟敢以私怨專殺則生殺之柄下移於姦臣矣○許氏曰柘跋魏世高歡覦張彛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

於彼宣公為國虛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許氏曰税畆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能至者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張氏曰無公羊作牟恐當從之聲之誤也

杜氏曰無婁杞邑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初稅畝

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公羊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譏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陸氏曰賦稅者國之所治亂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左氏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葉氏曰

魯國有藉矣而又税焉藉者取井田之名所謂八家為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也税者取國中使人所治田之名所謂什一使自賦者也藉取九一税取什一蓋既藉矣而取國中之税而畝加之其為法自是始非謂以税易畝也

冬蝝生（蝝悅全切字林尹絹切）

蝝董子曰蝗子杜氏曰螽子蓋蝗即螽也康侯胡氏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

民也詳志之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義又見桓五年螽

饑公羊無此經

義見十年○康侯胡氏曰春秋書饑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

經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别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高氏曰稱及者所以别言二族也惡其窮兵荒服無復顧中國之念也義又見十五年滅潞氏○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外域攘斥之不使侵上國則止

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貫道王氏曰楚禍逼人中國無安處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模如此其何能伯

夏成周宣榭災榭音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案經未有書火者當依公穀

劉氏曰成周周之東都東萊呂氏曰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者也爾雅曰無室曰榭杜氏曰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張氏曰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於東都者也康侯胡氏曰王室不復中興矣天所以見戒乎○或曰宣榭宣王之廟也啖氏曰宣王之廟久已毀縱不毀止當在王城不當在成周也然則宣榭不過宣王講武之屋耳非廟也

秋郯伯姬來歸郯音談

伯姬文公女宣公姊妹也左氏曰郯伯姬來歸出也

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高氏曰不能事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黜此皐伯姬者乃所以皐其父母失教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春秋於内女夫人皆詳志之○康侯胡氏曰詩記男女之際易敘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詳書於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案内女出者二此與成五年杞叔姬是也

冬大有年

穀梁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義見桓三年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義並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義並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貫道王氏曰自宣公八年至此十歲之閒日食者三豈可諉之常數哉用見中外君臣強

弱之分陰陽消長之故矣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直管切一音短）

杜氏曰斷道晉地義見莊十六年○黄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為中國晉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為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字也稱弟未為大夫而用事者也此記叔氏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皆世卿此亦譏世卿而肸其始也亦書公子牙公子季友卒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曰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師還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以世子而專伐則見衛侯之失威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大戰

於寧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受伐與伐者

之辠

公伐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杞世婚於魯杞

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

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伐之歟

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在良切鄫穀梁作繒

戕槍也他國人來弑君之名左氏曰自外曰戕孫氏曰信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髙氏曰邾人肆無道之強戕同等之君辠惡大矣鄫子為國君而見戕於人必有以致之也楊氏曰于鄫惡臣子不能拒難○康侯胡氏曰塞外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君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

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戕殺其君深責臣子至此極也木訥趙氏曰鄫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徒以邾鄫為鄰邾欲滅之以自廣爾以邾之小而肆毒于鄫曾無一人詠訶之信乎其為春秋之世也愚謂王法不明其禍至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斯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左氏曰楚莊王卒劉氏曰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變始以赴告與中國通是以其卒見於春秋愚謂春秋至此不特蠻夷橫而已諸姬且日衰矣義又見文十

八年秦伯卒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康侯胡

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況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而此又為歸父奔齊起文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羊穀梁作檉

孫氏曰不言公孫前見也穀梁曰自晉事畢也杜氏曰笙魯境也左氏曰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高氏曰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

死其君而忘其父也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於殯前若其有辠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自晉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故書以著其逃刑之辠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穀梁曰梢殯而奔其父之使者（謂歸父）是亦奔父也

康侯胡氏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

於夷羊五之屬必存終始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

春秋本義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八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 春秋本義卷十八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義見葬桓公

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宋氏曰宣公末年三桓强盛成公年幼三桓得政故冬暖無冰也昔吳歸晉壽陽已東常雨已西常暘司馬宣王問摯虞對曰壽陽已東屬吳吳新破人民悲愁故常雨壽陽已西屬晉晉新得吳君臣喜樂故常暘春秋志災異際天人非所謂廣記備言也

三月作丘甲

作者始作也丘甲者每丘出甲士一人甲士者二十

四步卒之長也增甲士則增步卒矣左氏曰為齊難故作丘甲杜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康侯胡氏曰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其數

增三之一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貫道王氏曰變亂王制竭用民力其後鄭有丘賦襄公作三軍哀公用田賦其來有漸休者少而役者多矣○葉氏曰先王賦於民有二有國賦有軍賦國賦常賦也太宰所謂九賦斂財賄者是也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則征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作其同徒輂輦者是也然其為法不可得而詳矣學者所言自丘

出牛馬至甸為一乘然後甲士步卒具焉者司馬穰苴之法也然而司馬法甸而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周官或謂甸為乘自天子建國至於大夫皆以乘為差則甸固乘之所出司馬法蓋本於周特其損益不可知爾周制有言六畜車輦者則牛馬在焉有言六畜兵器者則甲士在焉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辠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賦其民稅為

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税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凖必亂之道也愚謂先王之制莫重於井田井田所出税與賦而已宣公初税畆而倍税成公作丘甲而益兵倍税則民困於財益兵則民困於力財力並困民乃死亡國以民為本宜魯之先亡也春秋書此為後世鑒而好事者猶以厚斂强兵為務悲夫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臧文仲之子宣叔也杜氏曰赤棘晉地左氏曰聞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未詳信否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成公即位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困乏之事旣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懐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臯可見矣邦衡

胡氏曰大夫及諸侯盟見大夫之强也自公子遂及齊侯盟後益甚故仲孫何忌及邾子又甚非惟惡大夫之強亦惡諸侯之失其御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羊穀梁作貿

杜氏曰茅戎戎別種也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程子曰王師於

諸侯不言戰諸侯不敢抗王也此理也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王道之意無不具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方迺輕舉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高氏曰此志王室衰弱之甚也王師敗績于茅戎而諸侯恬然莫之顧皆不臣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曰元年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康侯胡氏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則㫁

自見矣貫道王氏曰春秋紀兵爭之所自成也義又

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杜氏曰新築衛地左氏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

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

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

既遇矣不如戰也石城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

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
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
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未詳信否愚謂書孫良夫帥師大夫專兵也書及齊
師戰良夫主此戰也良夫專兵輕進以取敗辱國害
民辠莫大焉衛侯使之戰以致敗亦辠也齊侯侵虐
鄰國雖得勝於一時遂來鞌之敗績亦辠也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師侵虐而衛主此

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於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於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則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也君舉陳氏曰衛大夫帥師自此始大夫强也良夫為世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續窶音安首公羊穀梁作手

僑如得臣之子宣伯也嬰齊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

杜氏曰窶齊地穀梁曰窶去齊五百里孔氏曰窶與

袁婁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

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

子晉侯許之七百乗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

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

八百乗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

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相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

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

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
注韓厥夢子餘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
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
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
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
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
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
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丑父使公下如
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
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

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康侯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地一民皆屬公室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埽境内興師四卿並出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詳内也堅冰之戒亦明矣貫道王氏曰齊伐魯敗衛合其爭也禍之所自起也其曎大矣然四國大夫逼齊侯以戰而

敗其師大夫强矣魯創增軍制五卿分帥四卿出而一居守仲孫蔑也於是三家之勢成魯不可救矣四國敗齊而為盟七卿者卒皆亂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朴鄉吕氏曰使舉上介也而文公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也而成公之二年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戰何也曰用以見大夫之爭强也於是衛將書孫良夫曹書公子首晉於是有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

雖趙旃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董子曰齊頃公桓公之孫浸伯之餘尊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顧反伐衛當是時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晉魯俱怒内悉其衆外黨與好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竃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張氏曰案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

起於一怒之憤書晉魯主戰見晉魯曹衛之大夫為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穀梁作爰

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未詳信否左氏曰晉師從齊師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畆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畆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

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

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率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孫氏曰齊頃數病諸侯以起此戰信不道矣然

魯出四卿會晉衛曹敗齊侯于鞌盟國佐于袁婁此又甚焉愚謂齊侯使國佐如師賂以求免也齊侯自恃其强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雪忿偶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足為永鑒矣○案自宣十七年晉衛曹邾同盟于斷道而四國之黨成十八年歸父奔齊成元年臧孫許盟晉侯于赤棘魯復背齊而從晉黨與既衆加以私忿于是大起甲兵以伐齊蓋王道不明惟黨與力是崇是逞

民不聊生故春秋詳書其始末如此其亦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宋公盟蜀與三年稱宋公起文也

庚寅衛侯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楚鄭伐喪與衛人盟蜀及三年稱衛侯起文也

取汶陽田

汶陽漢志魯國汶鄉縣顔師古曰即汶陽田兖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孫氏曰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齊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左氏曰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康侯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

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則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繼絶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義可知矣義又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張氏曰取汶陽田見疆埸之令不出於王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氏曰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求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逺方莫如恵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責逮鰥救之赦辠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康侯胡氏曰二國稱師著其衆也貫道王氏曰楚師以救齊出侵衛以衛之謀伐齊

也楚居喪而伐人之喪鄭棄諸姬用南蠻以伐同姓楚不足責也鄭辠甚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杜氏曰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康侯胡氏曰魯以姬姓降班失列與荆楚之大夫會危辱至此愚謂魯諸侯之望也首會嬰齊宜有丙申之盟也故黃氏曰是會也魯倡之楚主之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存耕趙氏曰晉厚魯而魯首負晉又何責於

列國之卿使魯不先會楚未遽至是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鄫穀梁作繒

會書公子嬰齊盟書楚人者亦前見之意又諸國皆稱人故書楚人因魯史之文無他義也高氏曰秦人序於諸國之上見楚之主盟也列齊於鄭下不以尊畀序之者齊以敗績勤楚故自貶抑於會如此也程子曰楚為强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

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見其衰弱也愚謂宋衛之君未葬而宋人衛人即吉會盟亦非禮也○葉氏曰共王立嬰齊欲以威脅中國而爭長故與鄭與侵衛之師公懼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共王立而弱未知諸侯之復能從楚也而我與晉方為伐齊之役故嬰齊始以卿出悉師以侵衛方是時使中國有主嬰齊必為之所矣而魯之君十國之大夫方且拱手而不敢違則楚人幾何不

横行於天下乎此春秋之所以謹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也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及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愚謂鄭從楚人以伐周之同姓晉得其伐矣然楚鄭伐衛而晉不救十一國盟楚而晉若不聞楚師既去而後伐鄭晉之過也魯宋衛曹從晉伐鄭是矣然其始也不堅事晉以敵楚盟楚未幾而復從晉伐鄭且楚為渠魁而鄭其脅從者也乃捨楚而事鄭魯宋衛曹之過也使楚復興問皋之師則四國無辭以對矣蓋是時弱者畏強諸侯但與其來者而不知夷夏之大義保

國之大法故春秋比事見義為有國家者之深戒又以見王政不作而小國不能以自安也豈但訐人之過也哉○木訥趙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伯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寧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勢以廹楚楚必怖移八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摟諸侯以從楚之餘以伐鄭宜

其不得鄭也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而葬緩也蓋衛侯從晉伐鄭故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則又見先君未葬而衛人會盟于蜀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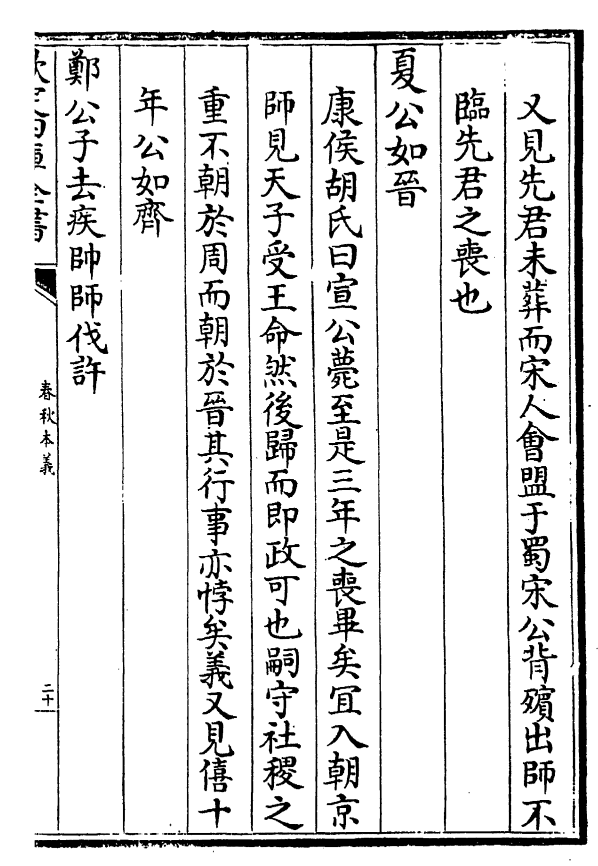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杜氏曰三年喪畢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宫崔氏曰稱新宫者當時之辭也高氏曰宣公簒立之皐生不加誅死方立廟遽有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猷可杜氏曰三日哭非禮之正若以為禮則常事不書宫廟災臣子哀痛可矣三日之義豈正乎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也義見隐三年葬宋穆公此



又見先君未葬而宋人會盟于蜀宋公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

夏公如晉

康侯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於周而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未詳信否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人君子是以惡鄭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歸之今鄭無謀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是自徹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氏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張氏曰即兗州龔丘縣也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康侯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何也魯於是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俱未詳信否○葉氏曰内邑未有言圍者至成三年始見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不服猶之可也至昭之十

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吾大夫之邑而不能服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一軍圍之猶之可也至定之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以二軍圍之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二軍圍之猶之可也至昭之二十六年定之十二年公圍成則國之為國者無幾醜不足言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切咎古刀切廧公羊作將穀梁作墻

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別種左氏曰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未詳信否愚謂晉不修徳以綏諸侯攘强楚而斃斃焉惟狄之務摟與國以伐之其為國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曰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

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邦衡胡氏曰先書晉衛來聘次書及二子盟二子奉命來聘而專為盟故於來聘言使孫氏曰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結反要魯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愚謂諸侯未嘗朝聘天子而使大夫

結同列之私黨已干先王之典况其君本使來聘而專盟二子之辠大矣魯不能以禮卻之魯之辠也政在大夫可知矣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元年盟于蔑○朴鄉呂氏曰魯要盟也未詳是否君舉陳氏曰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鄭伐許

康侯胡氏曰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旣甚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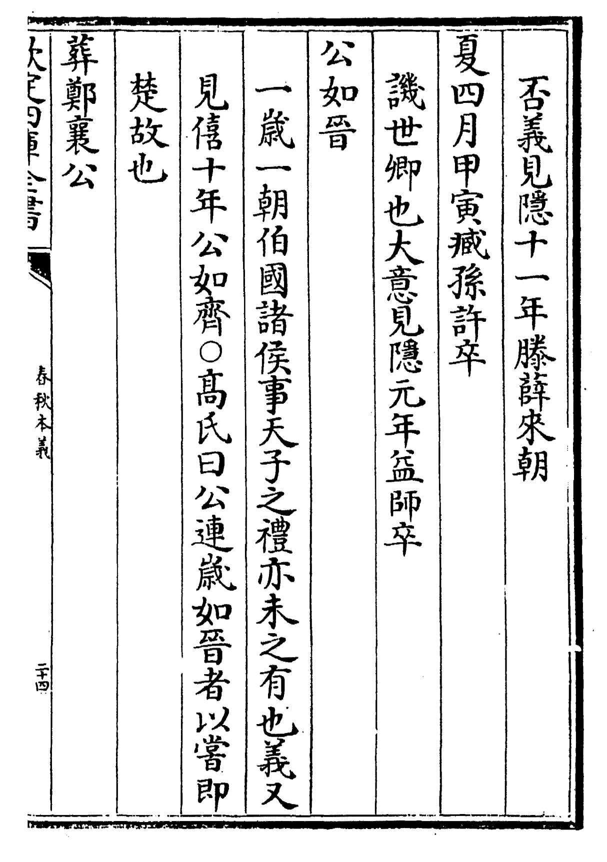
左氏曰通嗣君也愚謂宋共喪服未除而遣使交聘尤非禮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堅公羊作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見其冬鄭伯不服喪而伐許也

杞伯來朝

杞前稱子今稱伯未詳左氏曰歸叔姬故也未詳信




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公如晉

一歲一朝伯國諸侯事天子之禮亦未之有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貫道王氏曰未五月而葬速也鄭費將以伐許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至自晉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城鄆公羊作運

孔氏曰鄆有東鄆西鄆此西鄆也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後漢志屬廩丘又見文十二年

張氏曰即濟南府鄆城縣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鄭伯伐許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悖案鄭至此三伐許皋自見矣況居喪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董子曰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也春秋以薄恩且失其子心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皋諸侯繼其業者宜矜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叔姬宣公女成公姊妹也杜氏曰出也義見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此又為八年叔姬卒而九年杞伯來逆喪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詳録之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溗僻之辠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為後世戒也存耕趙氏曰郯伯姬杞叔姬易世皆出人倫之變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曰報華元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羊作秀

穀見莊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梁山崩

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爾雅云梁山晉望康侯胡氏曰詩奕奕梁山韓侯受命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

氏以為邑焉義見僖十四年沙鹿崩

秋大水

義見桓元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曰定王崩愚謂書此為十二月盟于蟲牢六年取鄟衛侵宋郲來朝魯侵宋楚伐鄭嬰齊行父聘晉及七年魯三望諸侯同盟等事起文而蟲牢之盟又其甚者也義又見隱三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獻可杜氏曰晉齊序於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者以强弱為大小也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左氏曰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於蟲牢鄭服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天王崩赴告已

及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非天子之事踰年而返則不得視正朔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書公至自會者非奔天王之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宫者何武公之宫也髙氏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毁之已久而輒立者蓋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立宫同於世室與伯禽為二祧蓋僭天子之禮若文武之二祧也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聖人於此書立武宫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孫氏曰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立武

宮非禮可知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典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其毀之久矣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張氏曰觀春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

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取鄟音專又市巒切

滅而書取見宣九年康侯胡氏曰鄟微國也義見莊

十年齊滅譚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大夫專兵以侵同盟之國辠自見矣義又見莊十年

公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高氏曰魯取郜而郜子遂來朝其强弱可知矣且天王新即位不朝而朝魯此可見惟陵我是畏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祕

左氏曰鄭悼公卒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為楚

伐喪起文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曰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未詳信否義見莊十年公侵宋○朴鄉吕氏曰二卿並書與前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家微矣是故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康侯胡氏曰鄭能

去逆効順是改過遷善也嬰齊為是師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愚案楚書大夫帥師始此見蠻荆之盛同於中國也然楚國之權亦在大夫而楚漸衰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非也

左氏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義見

莊二十八年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鼷音兮

李巡曰鼱鼩鼠一名鼷鼠說文云小鼠爾雅云有螫毒者或謂之甘口鼠愚聞有其誠則有其神故神不歆非類惟德馨香祀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兵煩稅重神怒人怨況僭郊乎鼷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

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聖人書此為後世鑒

與卜郊不從及郊牛傷大意略同

吳伐郯音談

陸氏曰吳姬姓子爵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為子至壽夢而僭稱王壽夢元年成公之六年也張氏曰其地為吳郡今平江也左氏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誰不

受亂吾亡無日矣黄氏曰吳鄭相去本隔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初吳本受盟於楚自楚之申公巫臣自晉適吳通吳於晉教之射御戰陳以叛楚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至是而又陵中國楚之患漸息而吳之擾方始許氏曰伐鄭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戴氏曰荆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郯中國莫之問故駸駸焉交

亂中國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宣公來朝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不郊猶三望

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事隔其文故為三望起也義見僖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於氾康侯胡氏曰楚軍旅數

起頻年伐鄭所謂舉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公羊穀梁無齊侯二字

左氏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未詳信否義見莊

二十八年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左氏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未詳信否義見莊十六年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吳入州來公羊穀梁作萊

孫氏曰州來微國杜氏曰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張氏曰屬壽州愚案楚始封不至淮南壽州本偃小得

之非楚邑也特是時屬楚耳孫說是也左氏曰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黒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

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吴晉侯許之吴子壽夢說之乃通吴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吴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吴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吴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吴於上國邦衡

胡氏曰吳入春秋不踰一年而再伐國見强吳之莫制矣義又見吳伐郯○東萊呂氏曰通吳誠足以病楚而紓晉之憂然楚病而晉亦病矣借助於强暴未有不貽其患者

冬大雩

義見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林父良夫之子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

晉又為十四年歸衛起文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左氏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
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
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
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孫氏曰魯之
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於
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歸之於齊康侯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

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負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辠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兵春秋矜焉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孫嬰齊如莒

邦衡胡氏曰自宣四年公欲平郯莒之怨而莒不肯至是嬰齊如莒則魯與莒通好矣故是年之冬魯會晉伐郯也書者以見魯與郯則伐莒今與莒則伐郯惟利是嗜專恣之甚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曰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杜氏曰婚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書之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曰壽蕩意諸之父東萊呂氏曰公子公孫乃同族兄弟而為君納幣豈所謂遠嫌邪康侯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魯侯之嫁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義又見文二年公子遂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曰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八年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左氏作賜疑誤

啖氏曰稱天子誤也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啖說近是蓋天子天王雖同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惟此稱子爾故知誤也召伯見文五年此其後也錫賜也左氏曰召伯桓公康侯胡氏曰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

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
賜命乎臯邦君不王天子僭賞也義又見莊元年榮
叔錫桓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啖氏曰叔姬雖出猶書卒為喪歸杞故也愚謂又為
明年二月伯姬歸宋起文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

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康侯胡氏曰晉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義又見隱二年

鄭伐衛

衛人來媵

孫氏曰媵伯姬也唯王后三國媵此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康侯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備書三國以明踰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穀梁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陸氏曰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李氏曰禮婦人未廟見則歸葬於女之黨以未成婦於其祖者不可以祔其姑也叔姬既絶矣生不奉其祭祀死豈可成婦於祖宗乎是則魯不應使之也杞不應逆之也杞魯之不正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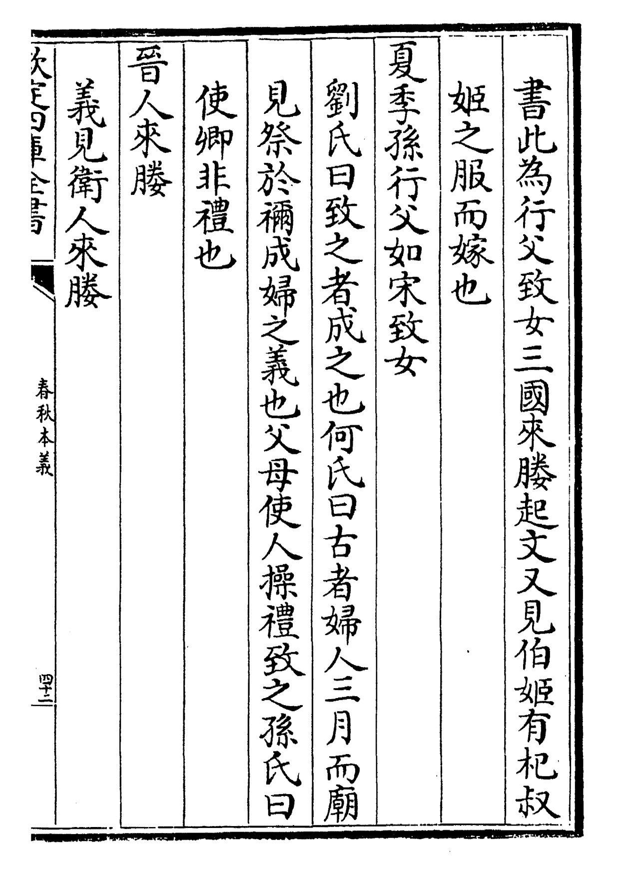
蒲見桓三年左氏曰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義見莊十六年○貫道王氏曰甚哉晉之無策也盟而可保諸侯蟲牢足矣何必馬陵馬陵足矣何必于蒲

德不足以懷威不足以震惟恃區區歃血之信以為固人心其可厚誣邪盟之相要不足信久矣五年之中凡三為同不即人心甚矣張氏曰自此鄭魯皆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月伯姬歸于宋




書此為行父致女三國來媵起文又見伯姬有杞叔姬之服而嫁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劉氏曰致之者成之也何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廟見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孫氏曰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義見衛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

貫道王氏曰既執其君又伐其國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執諸侯以伐諸侯矣○許氏曰使晉能制楚不致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

救而禁鄭之貳於楚春秋之義自反以盡其道而後責人矣高氏曰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數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楚者蓋追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

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會盟曽無虛歲是禍也實

晉有以啟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頃音傾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公羊作運

劉氏曰鄆莒之附庸也任氏曰東鄆也杜氏曰城陽

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張氏曰鄆州須城縣黄氏

曰莒今密州在吳魯之東楚越吳魯而伐之國小而

潰楚又乘勝入鄆左氏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九年十一月楚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於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未詳信否愚案公

子嬰齊專兵伐莒莒既潰又入鄆其辠大矣然莒能治其國家使民效死勿去則莒雖小猶未至於潰也楚一加兵而即潰則莒之為國亦可知矣若鄆之小其能支乎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曰諸侯貳故也康侯胡氏曰經所謹者中外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武王伐商庸蜀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

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殊方絶域以義驅之可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類戚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隱七年伐凡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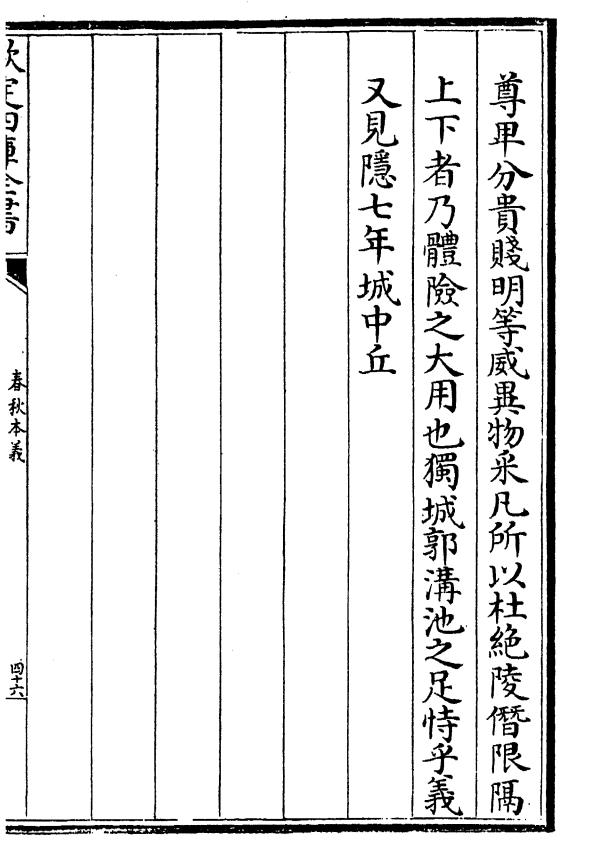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

君未詳信否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辠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城中城

中城葉氏曰内城也杜氏曰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前説近是康侯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



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

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義

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春秋本義卷十八